

走路的云



注”的极不顺畅,他把这归咎于自己没有学习语言的细胞。由于常常在沟通上犯错,结果呢,工作了短短两年,便被裁掉了。他说:“运气不济呀!”我心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努力不足吧!

被裁之后,他失业多时,不得已,只好改行去驾驶公共交通汽车,但却又因为多次触犯交通规则而屡屡被罚款,最后,公司辞退了他。我诧异地问:“现在,你就全靠绘画糊口吗?”他叹气:“是呀!有时,苦等一晚,都没半个人影!”我安慰他:“别担心,不肯坐以待毙的人,老天是会特别眷顾的。”他听了,频频点头,说了一句极具智慧的话:“是呀,路是人走出来的。”

半个小时后,把绘好的画像递给我。一看,便愣住了。画笔粗糙且不说,画中人,貌不像,神不似,完完全全是陌生人的脸。走回旅途途中,我意兴阑珊地将画像丢进了垃圾筒里;垃圾筒发出了一个轻轻的回响,仿佛在告诉我,这画,正合它的胃口。刚才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一点儿也没错;然而,要“走”出一条路,必须具备敏捷的双腿和矫健的腿力呀!在职业道路上屡屡碰钉子的他,居然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懂!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的学生公都子问老师:别人都说您喜好辩论,请问,为什么呢?孟子说:我怎么会喜好辩论?我是不得已呀。接下来,孟子作了篇幅不短的解说,大致可分三个段落。

第一段,概括阐述自有生民以来“一治一乱”的历史。称颂尧、舜、禹和武王、周公的“圣人之道”,使天下由大乱到大治的伟业;批判“邪说暴行”的出现和商纣王祸乱天下的罪过。

第二段,指出两三百以前“邪说暴行”又泛滥起来,孔子忧愤而作《春秋》。现在(战国时代)圣王不再出现,诸侯肆无忌惮,士人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广泛流行。天下言论或属于杨朱一派,或属于墨翟一派。杨朱主张一切为自己,这是目无君上;墨翟主张爱人不分亲疏,这是目无父母。无视父母和君上,那就成了禽兽了。杨朱、墨翟思想不消除,孔子思想不发扬,荒谬的学说就会欺骗民众,阻塞仁义的道路。这等于是“率兽而食人”,人与人也将互相残杀。我为此而忧愤,所以要捍卫古代圣人思想,排斥杨、墨言论,使宣传邪说的人不能得势。

第三段,总结。我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颇的行为,驳斥荒谬的言论,以此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呀。

围绕是否“好辩”,孟子的回答思虑深远,大气磅礴。孟子的着眼点重在战国早中期的现实,所以特别针对“盈天下”的杨朱、墨翟学说。其批判大义凛然,但态度之厉,言词之激则叫人有些吃惊。

杨朱,尊之者称其为杨子,魏国人,战国早期杨朱学派的创建者,后人将其归入道家。他没有留下著作,其论说散见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杨朱主张“贵生”“重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今人观之,对其思想亦需辩证分析,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极力抨击他的“为我”,自是正义之言;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难免偏颇。

墨翟,尊称墨子,出生于孔子之后的春秋末期。原是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早先学儒,因不满“礼”的繁琐,另立门户,聚徒讲学,创立墨家学说,弟子众多。《墨子》一书现存五十三篇,其中《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节用》等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今人观之,墨子是出身劳动者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其思想多有可称道处。他提出的“兼爱”思想虽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却充满了正能量和永恒的理想主义光辉。应该说,孟子的指责难以成立。

总之,后人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杨子、墨子学说均是战国中后期的显学,影响极大;其二,战国时代的儒家继续维护“圣人之道”“孔子之道”,推崇“仁义”,对杨、墨两家持否定态度,反之墨家亦激烈批判儒家;其三,孟子亦有任性、随意之时,其观点并非全都正确无误,换言之,“百家”“诸子”均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宏大、最辉煌的篇章。通过前文“王道”“霸道”的阐述,可略知儒家与法家争鸣的主要内容;而本文所述,又可透露儒家与道家、墨家争鸣状况之一二。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白子超

活的街景

(新加坡) 尤今

能赔我一个黄金般的童年?谁能啊!”

千金散尽还复来,然而,不啻拱璧的童年,谁赔得起?

其二:日本

在东京的新宿街头,有个画匠,夜夜坐在支起的画架旁,等候。

一晚,倦游回返时,他用英语和我打招呼:“画张彩像吧!只要30分钟!”反正没事,便坐了下来。这画匠,健谈。画笔在动,口也没闲着。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了解了他的生活道路并不很顺畅。他原本在一家建筑公司当绘图员,直属上司是美国人。尽管日日浸濡在讲英语的环境里,他的英语却是“坑坑洼

老。草帽下的惊鸿照影;田野间的沙底小湖?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我略一迟疑,坦率地告诉她:那时我心,将来要是能娶得你这样的女生做媳妇多好!回忆起来,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未对她说过话。这是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有可能成为我对她说的唯一的话。

饭后散步,当年和我同座的女班长意外告诉我:“你上课时总看小人书,一本接一本看。我借,你不肯。我说再不借我就举手报告老师……”另外一位非同座女生随即补充:“你一般不说话,偶尔说一句还莫名其妙……”

看来,小学时代的我实在不怎么样啊!那么早就对女生想入非非,上课不老实听课,开口就莫名其妙……

可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我。一个早已被我忘记了的自己。那个我因小学同学会而得以确认和复苏。想到这样的小学同学会不大可能有第二次了,我不禁黯然神伤,久久难以自己。



夜光杯

其一:以色列

咖啡,盛放在古里古气的长嘴铜壶里。

这名中年人,瘦得像一盏孤苦伶仃的街灯。他就站在耶路撒冷的古墙外,守株待兔。阳光融化了铁,一下一下地烙在他的脸上、身上,从大大小小的毛孔咕嘟咕嘟地冒出来的汗水,黏黏稠稠的,把他鲜红色的衬衫濡染成阴森的暗红色。

他以喑哑的嗓子对每一个路过行人喊道:“帮帮忙吧,喝杯咖啡,我家有小孩要养呢!”

我驻足,买了一杯,咖啡浓得像药,极苦。我想,比咖啡更苦的,恐怕是他的心吧,因为他必须靠一杯一杯的咖啡把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寸一寸地拉拔成人。

然而,天气酷热如斯,谁要喝那滚烫而又涩口的咖啡呢?一杯冷饮,一客冰淇淋,绝对是更好的选择呀!

不合时宜的咖啡,在恹恹的等待中,变得更深、更苦了。

耶路撒冷古墙外的另一隅,有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孩,双眉紧蹙,无奈地看着时间在焦灼的等待中一点一滴地流走。他在等待顾客,他在等待收摊;可是,时间滴滴答答地溜走了,高高堆叠于摊子上那圆圆大大、干干硬

大眼睛如两泓清澈的沙底小湖。或者莫如说因了她我才把这个句子抄在本本上。M不但是小学同学,还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她作为女生甚至异性给我留下的最鲜活的美,出现在初一下天下乡支农期间。铲地时她抬脸擦汗,正好和从后面赶上来我打个照面:草帽下红扑扑的脸挂满亮晶晶的汗珠,水灵灵的眼睛搅动黑亮亮的漩涡,就连每一颗汗珠都闪着迷人的光波。刹那间,看得我倒吸一口凉气。惊鸿照影,顾盼生辉,人世间居然有这般美丽的结晶!这么着,连同那丰盈高挑的身段,在少年时代的我的心间激起了不息的激动和憧憬。不料初一刚读完,“文革”就开始了,男女生转眼各奔东西。其实她家并不远,就在我家一二里外的小火车站附近。却不知何故,偏偏一次也没遇见。怅惘之余,甚至几年后进城上大学放假回家在那里上下车时,我都暗暗期盼同她忽然相遇……

小学同学会上终于相遇了。时隔五十年的相约而遇。半个世纪。“岁月不饶人,我亦未饶过你”(木心语)——但再未饶过,岁月也还是留下相应的痕迹。就她来说,即使风韵犹存,也终究是六十多岁的

“他们都太坏了”

张贵勇

哲哲告诉我:“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太坏了。”“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呀,我看见好多高年级的学生走路的时候,踩着红领巾了,却假装没看见。我们班瑞瑞同学的衣服掉地上了,他们也不捡起来,还往上踩。”

“嗯,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是不应该踩,那你怎么做的?”“我呀,当然是捡起来交给老师啦!”我表扬了他,又问:“那老师表扬了你没有?”“表扬了一点点儿。”哲哲用手比画出很小的意思,脸上有点失望。我又狠狠地表扬了他,补上了老师不该缺失的那份。

孩子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父母们应不吝奖励,这其实是给孩子埋下善的种子。

朋友很久不见,见面也不说啥。相逢只是一笑,坐下两杯清茶。

(中国画) 老树



难得有闲,翻开一本传记正看得出神,妻子碰了一下我的手臂,茫然看她,指了指楼上,儿子的房间正传出小提琴的音阶声。儿子在读研究生,学业是够忙的,现在琴音重起还真出乎我的意料。

儿子小时候我就计划好,让他学习小提琴,像他表哥那样走专业音乐之路。按部就班等他四岁,拿过外甥的小琴立马就开始了练习。儿子和外甥不同,音乐天赋并不明显,但当时我哪里承认,放着榜样在,不达目的誓不休!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急躁成了抱怨,抱怨变成训斥,甚至吼叫,儿子的琴技也在提高,即便如此,但他似乎始终提不起兴趣。一天我翻看儿子在学校的作文本,里面赫然写着:他最开心的是放假外出游玩,不用练琴了,最好哪天小提琴坏掉,一劳永逸摆脱讨厌的练琴。

满腔怒火的,指着他的小脑袋郑重其事一字一句说:“放弃这个念头,弄坏一把琴我就买一把,弄坏十把照样买来第十一把,做我家的孩子,练琴是必然的任务!”一脸茫然的儿子,眨着眼实在想不通,并不大方的

爸爸,怎么买琴会如此慷慨。当时为练琴,他冬天小手冻得红肿,这照样动摇不了我坚持训练的决心,为了练习双音阶,我买来钢琴让他听音程,去音乐学院让他旁听乐理,十来岁的小孩在老师引导下,学琴路上跌跌撞撞一路走去。

家长的选择

戴愈攻

在一个太阳明媚的日子,我带着儿子去植物园,他最喜欢在松柏园的土坡上散步。开心的孩子会讲真话,孩子边玩边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他长大决不会以拉琴为职业,随便干点啥都胜过拉琴。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还坚持天天练琴?”“为的是让你高兴呗。”那天的游园,我没了往常和他谈论植物的兴致,儿子的这段话,使我陷入严肃的思考。音乐的本意是什么?不正是让人愉悦让人开心吗?我的音乐梦,不必非得让孩子成为梦中的主角吧,孩子该有他自己的梦想和生活。

十日谈

学艺路上

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支持和培养了一批青年艺术人才,明起刊登一组《未来艺术之光》。